

一夜特快車

文/釋見錄 照片文字/簡伊伶

在我對你的一次膜拜中，讓我整個的生命，
像一群懷鄉的白鶴，日夜兼程飛向它們的山巢般，
啟程回到它那永久的家園。 泰戈爾



◎仰望印度的天空，在這個眾神聚集的國度裡，民主與種姓制度並存；軟體重鎮與貧民窟相鄰；逆向而來的車正大剌刺鳴著喇叭閃身而過。或許，在這國土面積大於台灣91倍的土地上，大地之母孕育了一切，也包容了一切。

（攝影：陳眉伶）

印度，怎麼介紹這個國家呢？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、人口是世界第二、三千年的悠久文明、世界三大宗教之一——佛教——的發源地、金磚四國之一，同時也是電影產量、電影票銷售量最高的國家。

印度的種族、語言、宗教眾多，有「民族博物館」、「宗教博物館」之稱。孕有多名出色的詩人、哲學家，如1913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泰戈

爾；特殊的傑出政治家，如倡導公民不合作運動的甘地。數理人才世界一流，更是英國具代表性文學獎的常勝軍。令人不解的，十一億的人口，印度在運動場上的表現卻是乏善可陳，還被奧運會評為表現最差的參賽國。

印度，是什麼樣的國家？多元、神秘、矛盾，就靜待踏上印度大地的第一次接觸吧！

德里印象

飛機降落在德里機場，從台灣到印度，六小時，悟師父開示這就是現代神通，難道不是嗎？我們忙著點數行李，花了好些時間，緩慢的作業流程，跟機場裡現代裝潢真不協調。不協調？在接下來的行程中：火車誤點了三小時，在地導遊還慶幸地猛點頭說非常好；下午三點十五分起飛的飛機，已經四點了，人還在通關……，打亂所有設定，在這個將世間視為內心幻化的國家，一切都只是呈顯，也都順理成章，理，自在人心。

◎拉著三輪車的車夫、頭頂著大堆行李的腳夫、開著嘟嘟車的計程車司機、騎著腳踏車送貨的小弟、來來往往的行人，在德里火車站前，看似雜亂，卻自有其秩序地運走著。

（攝影：林侑增）





◎（圖左）戲院外張貼著近期上演的寶萊塢電影，英雄與美人，華麗的歌舞場景，為觀眾帶來生活中另一種夢想與迷醉。

（攝影：陳眉伶）

◎（圖右）印度的物產豐富，所有農產品自給自足，無須仰賴進口。路旁賣著水果的小販，正整齊地堆疊著一批水果，好吸引顧客上門。

（攝影：林士銘）



從機場進新德里城走了一會兒，車子就前進得不那麼順暢，大卡車、計程車、三人載客的嘟嘟車、像葡萄串般掛滿了人的公共汽車、腳踏車、人力三輪車、穿流其中的人、牛、羊、狗，全都擠在「路」上。沒有人車分道，也沒有固定的車流方向，司機得隨時閃躲逆向而來的車子。我們還沒來得及出聲驚叫，巴士的喇叭已「嘟嘟…嘟嘟…」響徹大街小巷，所有的車子後面都噴漆著兩個大字：「HORN PLEASE」，按喇叭是邀請，秩序，就由聲音來引導吧！

印度市街同樣引人注目：時尚現代的寶萊塢電影海報的廣告版在市街中心突立，路旁披著靛藍色紗麗的印度女性正優雅走過小雜貨店，卻一腳踩進店口前的一灘爛泥巴。婦女嘀咕兩句，老闆正和來客喊價，完全沒有注意到那位優雅女性的窘況。一頭脫落半邊毛的白牛，嘴旁還留存著剛在垃圾堆裡覓食沾到的醬汁，緩慢而神聖地經過婦女身旁，尾巴甩甩惱人的蒼蠅，正是一派接受宿命安排的自在。

纏著傳統腰布的老伯，鬆垮的白長衫下細瘦的小腿和那雙沾滿塵土的腳，正一上一下踩著腳

踏車踏板，車後掛著兩個裝滿牛奶的鐵罐，遇到路面窟窿時還灑出了好些，真是可惜。三三兩兩身著深藍背心、潔白長褲、赤腳的學生，手裡抱著書要過街，不過得先繞過半垮牆邊一整排或站或蹲無所事事的男子們。錯雜的擺攤，疊成寶塔高的橘子、蘋果，一串串倒掛的香蕉，正透露著豐收的喜悅。相對水果攤的悠閒，小吃攤的老闆，盤腿坐在桌上，忙碌地炸餅，需要嗎？順手拿起一個銀盤，老闆抓放一塊黃餅，淋上深土色的醬汁，還有一個小碟子裡裝了濃濃的燴菜。烤餅香、水果甜、汽油熏、公廁酸……多樣的氣味、多彩的颜色、煩囂的環境，黃濁的天際和漫天的灰塵。新德里，印度的首都。

一口咬下大漢堡

印度的歷史悠久，大約在公元前2300年，印度已發展出高度的「哈拉帕文明」。不過，大家較熟悉的是約公元前1500年，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河

◎帶著帽的小童看見相機，扭捏地移動著身軀，躲到父親經營的餅攤子後面。父親因著孩子的舉動笑了笑。別怕，和父親一起照張相吧！

（攝影：簡伊伶）



◎即使是現在，在印度使用楊枝做潔牙的工具還是很普遍。導遊正示範著楊枝的用法。

（攝影：簡伊伶）



後創造的「吠陀文明」。吠陀文明所形成並創造的種姓制度與思想，影響至今。縱使歷經三千年，印度曾被許多外族統治過，傳入諸多不同的思想文化，一提起印度，種姓制度下的人權問題、風靡世界的甘地和平主義、嬉皮運動、瑜珈冥思等，仍離不開吠陀文明的籠罩。

真正籠罩印度的，還有不曾過去的過去。佛經裡提到古印度人用楊枝刷牙。這回到印度，常見面無表情的老人，蹲在路旁咬樹枝。什麼咬樹枝？這就是印度人嚼楊枝！就在我嘗試嚼爛楊枝時，耳邊傳來導遊的片言隻語：「要感謝印度人幾千年來的生活都沒變。所以，現在回到印度，還可以見到當時的生活實況。」我對著咬了開叉的楊枝頭發怔，怎麼竄鼻的是青澀草味，卻有想掉淚的酸苦？

學校是一個地區進步的象徵，是西方歐洲影響力的代表。挺拔的英式制服穿梭人群，你仍會瞥見同樣是學齡的孩子埋在拆解的汽車堆中撿拾



可用的零件。操場、茅屋旁空地，都會見到男孩們打板球，這被英國紳士奉為國球的板球，現今仍是印度最普遍的運動。

在印度，相同相異外地本土現代古早，沒有任何會被取代，而是一層一層表現在此時此刻的生活裡，就像夾了蕃茄片、萵苣、蘋果片、起司……的漢堡包，你得大大口地咬下，鼓起腮幫子咀嚼，雜揉在一起，也許，這才是印度原味吧。

多樣的語言

這塊南亞次大陸，有一百多個民族，沒有佔絕大多數的民族，比中國還複雜。語言也十分多樣，約有179種語言和500多種方言，憲法承認的官方語言就有22種之多，國語是印地語。英語在印度還是很普遍，這是印度能夠榮登金磚四國的最大條件之一。

四方土語英語外來語的交相斑駁，並不難遇

◎一群孩童，正搭著肩牽著手走過。或許曾是英國的殖民地，學生們的制服都有著濃厚的英國學院風格。能上學的孩子，真幸福。

（攝影：陳眉伶）

◎下午三點多，路上開始出現三三兩兩背著書包放學的學生。青年注視著遊覽車上的我們，我們拿著相機拚命按快門，在匆匆錯身的幾秒裡，將微笑留下。

(攝影：簡伊伶)



見。我們從靈鷲山下山時，與一名兜售佛教文物的印度青年聊起。下巴有些鬍鬚的他，從小小孩就在聖地以此謀生，掛在脖子上各種size的菩提子，隨著年紀愈長串數愈多。流利的英語介紹商品，跟同伴嘟囔著印度語開玩笑，對著我們還能唱台灣話的「阿彌陀佛」、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」，也表演了他另一項絕活——一眼就能辨別出迎面而來的是哪一國人，緬甸、泰國、日本、韓國、中國或台灣，並以該國的語言打招呼。

青年的佛號唱得真好，只是隨著我們從山頂走到山腳，我們連條念珠都沒買。離去前，他無奈地笑笑，用著破舊的中文說：「沒關係！」很快地，一團日本人擠進搭纜車的小道，青年轉身趕忙前去「喔嗨呦！」如今，青年說的台語想不起了，留在我眼底的，是那下巴鬍鬚所增添的不屬於這年齡的滄桑。

印度與穆斯林

一切宗教都有光，而光總帶有或多或少的陰影。

（阿克巴大帝／蒙兀兒帝國）

複雜的種族、複雜的語言，印度還有複雜的宗教，也是眾多宗教的源頭。全印約有80.5％的人信仰印度教，其他主要的宗教還有伊斯蘭教（13.4％）、錫克教（1.9％）、基督教（2.3％）、耆那教等。印度的伊斯蘭教教徒數量近年上升至世界第三，僅次於印尼與巴基斯坦。

伊斯蘭教在印度，可以從11世紀初，來自中亞突厥人穆斯林征服旁遮普說起。經過多次征戰，穆斯林軍隊大約在13世紀初征服了北印度，大批佛教寺院就是在這個時期破壞殆盡。之後，13世紀一直到16世紀三百多年，是德里蘇丹五朝；1526年至十七世紀，歐洲諸國勢力進入印度前，則是蒙兀兒帝國。近六百年的時間，印度皆被穆斯林政權統治。



◎在印度，印度教寺院多不對異教徒開放，只能從門外一窺印度教的神秘世界。

（攝影：陳眉伶）

伊斯蘭教與印度教相當不同：印度教崇拜眾多偶像，伊斯蘭教信奉唯一真主，反對偶像崇拜；印度教徒相信在輪迴轉世中，不斷修行以透過與梵我合一達到解脫，伊斯蘭教相信末日審判，拯救來自先知穆罕默德的啟示；印度教徒崇拜母牛，認為母牛是女神和豐產的象徵，伊斯蘭教卻有宰食牛的習慣。伊斯蘭教主張政教合一，積極傳教；而印度教消極柔弱。兩種截然不同的宗教雖常有衝突，歷經幾百年的交流與融匯，也為印度激盪出新文明的光彩。如錫克教就是受伊斯蘭教影響下改革過的印度教派：主張業報輪迴，提倡修行，但強調信仰唯一真神，反對任何形象的偶像崇拜、祭司制度及一切儀式。也反對寡婦殉葬和童婚，主張消除宗教對立。

由於印度神廟禁止低種姓與外族人進入，大批低種姓與賤民階層因此改尋真主的庇佑，加上

◎象王為印度教的護法神。相傳為大自在天的長子，因十分慈悲，凡有人祈求無不滿願。護法大黑天怒其善惡不分胡亂施捨，於是割其首級。象王告解後，大黑天方將象頭置於其頸上，收為眷屬，掌管天庫。

崇拜象鼻神可令行者財富豐足，吉祥如意。在西藏的佛教密宗裡，Ganesh 被尊為「象鼻財神」。

(攝影：陳眉伶)



積極傳播的宗教政策，伊斯蘭教終在南亞次大陸落了腳。19世紀，傳入的西方民族主義促發伊斯蘭教徒的覺醒，彼此的衝突日益增加，終於導致1947年，印度與巴基斯坦兩國分治的結果。

這樣的作法並未消滅印度教與穆斯林之間的衝突。最近十年來留下的痕跡，盡是針對穆斯林而來的重大暴力事件。1992年，激進印度教組織的暴民將巴布里清真寺拆毀，引發一場宗教對抗暴動，死亡人數超過三千。2002年，一群印度教徒乘坐的火車遭穆斯林縱火，再次引燃宗教戰爭。還有沒完沒了的喀什米爾問題，已經變成趕不了也逃不掉的內耗。1998年之後，印度與巴基斯坦又分別進行核子測試，武力角逐只是將兩國對峙的緊張關係推到極限。

2008年11月26日深夜，印度孟買發生恐怖攻擊事件，造成兩百人喪命，三百餘人受傷，多數為歐美人士。印度指控巴基斯坦情報局涉入此起恐怖攻擊，巴基斯坦矢口否認，兩國緊張情勢急遽升高，甚至巴基斯坦傳出已做好開戰準備。

我們於2008年12月12日出發前往印度，距離孟買恐怖攻擊才剛過一個月，內心忐忑，可想而知。但在印度十日，只有最後兩日才見識到「戒備森森」。最後一晚，我們住宿的飯店是恆河泰姬酒店（Taj Place，是此次孟買恐怖攻擊鎖定的連鎖飯店）。進飯店前，安全人員開行李箱、搜索車底，確定無夾帶危險物品，才讓巴士直抵飯店大門。迎接我們的，不是高大帥氣的服務生，而是跟機場同樣繁複的檢測設備——滾輪轉動的輸送帶、紅外線、X光——漠然地滴滴聲響。

早已安排好的房間，為了避免串連，飯店早就另外安排，這可弄得百餘人無法順利進房休



◎2008年11月26日深夜，孟買發生恐怖攻擊事件。五星級飯店泰姬瑪哈也因恐怖份子佔領而陷入一片火海。



◎搭著臥鋪的特快車，我們將從德里前往聖地轉運站格拉普爾。即使火車上空間狹小（一個單位空間睡8個人），但這可是這數十幾節的車廂中的特別座了。

（攝影：簡伊伶）

息。等待房間重新分配時，閒坐在大廳裡發愣。聽說歐美人士都退房了，偌大豪華的泰姬酒店只有稀疏幾位印度人、華人走動。牽扯著美印、中巴複雜的國際關係，與恐怖反恐、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惱人情結的相互渦漩，南亞這塊次大陸，政治問題一樣撲朔迷離。

一夜特快車

初來新德里沒有多逗留，我們趕往德里火車站搭車。一班從新德里開往比哈爾省的特快車，將穿越北方邦，前往邊境的格拉普爾城。我們將從此城越境至尼泊爾，前往此次旅程第一站：佛陀誕生地——倫毗尼園。

火車開出時間是17點15分，17點20分了，我們還在月台上奔跑。好長的月台，好長的火車，整列火車還是塞滿了人。當年英殖民政府為了經濟考量，在印度打造了綿密、完整的鐵路網。據聞印度每天有2400萬人要搭火車，班班客滿，尤其是開往比哈爾或由比哈爾開出的班次。因為這些印度窮人全靠家裡男人外出打工維生，「比哈爾幫」也成了到處打零工的代名詞。

我們全部團員先擠上第一、第二節車廂，行李隨後來到，來不及點數，先丟上火車，接著再丟上好幾袋的便當、橘子和香蕉，這是今夜晚餐及隔天的早餐。5點30分，火車開動了，溫馨的印度火車，還願意等人。並非一切已經順當，下一站火車一停，有20來位團員必須趕緊下車，趁著停車空擋，跑往另一節車廂。車停多久？另一節車廂還要跑多遠？外頭的天已經暗了，溫馨的印度火車應該會留意，人是否都上車了吧？

該是休息了。領子拉高些、夾克穿暖些，這



可是十二月的印度。記得，千萬別大力拉開臥鋪上的毛毯，那可會抖出一車廂的灰塵。搖晃的火車，緩緩啟動、停止，一站一站，印度的夜好安靜。

濃霧中，印度的天亮了。朦朧中，蔥綠的樹林裡跑出幾個嘻笑的小孩；頭頂大菜籃的婦女在田埂裡走著；驅趕羊的男孩；蹲地野外如廁的男子。田園景象，真是美好。一夜特快車，劃破印度北方的平原，至今仍難忘懷從車窗往外看到的閒適景象。但事後回想，掩藏其中的貧窮與落後，美好，是帶著無奈的嘲諷吧！



◎（圖左）火車在濃霧中前行，在睡睡醒醒之間，火車停靠了一站又一站。車窗外不斷掠過的景致，使人想起50年代的台灣。站在車門口深呼吸一口氣，在沁涼而夾雜著泥土味的空氣裡，尋找兒時坐平快火車的記憶。

◎（圖右）清晨，我們在火車上一起做早課，祈願這次旅程平安圓滿。

（攝影：簡伊伶）